

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三十辑)

总主编 / 李玉明

千古争议首阳山二贤

齐荣晋 著

富贵神圣，有谁与让，他们逊位逃国甘愿流浪；兵戈如云，顺昌逆亡，他们扣马而谏只手以当；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，他们耻食周粟饿死首阳。三千多年来，伯夷、叔齐兄弟被当作古圣贤，成为阐释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元素符号。



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刘冬梅

张 栋

复 审:张静华

终 审:严果生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30辑)

千古争议首阳山二贤

齐荣晋 著

*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0351-4922123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5.5 字数:300千字

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(套)

*

ISBN 978-7-900454-17-1

G·132 定价:(全套10册)30.00元

《山西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问：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

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领

主任委员：李玉明

委员：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

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璧

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

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

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

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

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

钟声扬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

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

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

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

目 录

引 子	(1)
一、大时代的小人物	(2)
二、小人物有大影响	(9)
三、孔孟怎样树楷模	(16)
四、革命潮流的新释	(23)
五、千秋功罪谁人说	(32)
六、真相还在探讨中	(39)
七、现实意义的借鉴	(48)
八、商隐义山在首阳	(54)

引入子

山西永济首阳山下，民间流传着一曲童谣：

自古有个二大贤，弟兄推让江山。

弟让兄来兄不坐，兄让弟来弟不担。

兄弟二人同隐居，不食周粟进大山。

饿了吃些松柏籽，渴了就去饮山涧。

十冬腊月没啥吃，双双饿死首阳山。

这童谣唱的是伯夷、叔齐的故事。他们是一对亲兄弟，都是商朝孤竹国王子，被人们合称为“夷齐”。漫漫史海，茫茫人群，《史记》列传六十九，夷齐名列第一卷；事迹可叙千万人，夷齐说在第一个。孔孟将他们序列为仁人圣贤，屈原颂扬他们树立了人生的楷模风范，韩愈认为张扬夷齐精神可以遏制乱臣贼子的层出不穷，一直到郭沫若歌颂赞美夷齐追求民主自由的品格。然而，历史又从来对他们没有停止过怀疑和批判，黄宗羲认为夷齐的事迹是小儒妄传，鲁迅冷嘲热讽夷齐，毛泽东严厉批评夷齐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三千多年来，夷齐兄弟毁誉水火，成为认识和阐发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元素符号，同时又证明着夷齐精神总是有其现实意义的。

一、大时代的小人物

夷齐是生活于公元前 11 世纪商末周初的人物。这一时期正是人们所称的中国奴隶制社会(或说是“家天下”的宗法社会)中期。

中国奴隶社会有夏、商、周三代相继的王朝,照历史传说,改朝换代的流血革命在夏朝之前是没有的,当时统治天下者的更继方式是采取和平民主、选贤任能的“禅让制”,直到夏启才开辟了父子相承的家天下统治方式。夏朝是中国奴隶社会形成的时期,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,组建军队,制定刑法,修城郭,筑监狱,建立了国家统治机器以镇压各种反抗势力,是传说的中国帝王从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个王朝。夏王朝的统治约在公元前 22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,经五百年左右时间共传十四世、十七王,到了夏桀时期,由于统治者荒淫虐政,招致天下人怨恨。这时,出现了一个造反领袖——就是被夏封于商地以“商”为国号的君主汤(又称商汤、成汤)。汤继承光大先辈事业,招纳贤能,任用伊尹等人治理国家,施行网开三面的仁政,安抚百姓,扩张势力,发表《汤誓》:“今夏多罪,天命殛之”、“予畏上帝,不敢不正。”率天下诸侯讨伐夏桀。夏桀终因腐败无能,众叛亲离,国破身亡。汤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夏王朝的统治,建立了中国第二个王朝——商朝。

“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”,如同按照历史周期率运行一

样,腐败的社会政治必然为新生的革命势力所摧毁。由汤建立的商朝,从公元前 17 世纪至前 11 世纪,数次迁都,盘庚时将帝京迁至殷地(在今河南安阳一带),所以,又称殷商。商朝共传十七世、三十一王,运行了六百年,出了一个象夏桀样的君王即商纣王,他把走向没落的商朝社会政治搞得更糟。历史上有许多关于商纣王荒废朝纲、暴虐残酷的传说,说他“好酒淫乐,嬖于妇人”,不敬鬼神,惟女妖苏妲己之言是听,甚至以杀人取乐,收狗马鸟兽奇物充斥宫苑玩赏,指派乐工谱写编导淫乱的歌舞;凿池蓄酒,悬肉为林,使男女裸体相逐其间,日夜牛饮;横征暴敛,大兴土木,祸国殃民花费巨大人力财力在京城朝歌(在今河南淇县一带)建造鹿台、寝宫、琼室等宫苑,光是四丈九尺的鹿台就建造了七年;为了维护其统治,惨无人道地发明了种种酷刑,如炮烙(用烧红的铜柱子将人烫死)、蜚盆(内置毒蛇将犯人咬死)等。商纣王刚愎自用,一意孤行,听不得亲戚、大臣、公侯们的任何劝谏,将劝谏者或囚或杀,手段极其残忍,如把比干剖腹挖心、将九侯(鬼侯)父女二人剁成肉酱,鄂侯被凌迟处死……。如此骄奢淫逸、暴虐无道的统治,使得商纣王众叛亲离,天下充满了怨恨和反抗,一场社会大革命不可避免地来到了。

在时代呼唤革命的时候,造反领袖又一次出现了,这就是周国国君姬昌。在商朝下封数以千计的诸侯国里,地处西部的周国势力最强大,姬昌被称作西伯侯(西部诸侯之长)。姬昌只因被人举报心怀不满,便被商纣王囚押在羑里(在今河南汤阴北),长子伯邑考也被烹成羹。身陷囹圄

的姬昌暗地里让人搜来美女、好马及奇珍异宝献给商纣王。商纣王大悦,不仅释放了姬昌,而且和后来的鸿门宴上项羽向刘邦透露“曹无伤”一样,公布了举报人姓名是“崇侯虎”,更赐姬昌弓矢斧钺,赋予征伐权。

就在姬昌返回西部祖国,准备革商纣王命的时候,而东北部有一对王子却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了,这就是伯夷、叔齐兄弟。夷齐的先人和姬昌的先人一样,是追随成汤打败夏桀、创建商朝立有功勋的部族领袖,因而享有世袭的诸侯邑地“孤竹国”。孤竹国的地理位置在辽东(今唐山至秦皇岛一带,古城在河北卢龙县南十二里处),濒临渤海湾。孤竹国随着商朝的统治延续了六百年,这时的国君正是夷齐的父亲墨胎初(字子朝)。伯夷、叔齐姓氏墨胎,伯夷,名允,字公信;叔齐,名致,字公达。伯、叔表示在兄弟中的排序,夷、齐是后人追赠他们的谥号。墨胎初作为国君,晚年要选继承人,他打破常规,不立长子伯夷为太子,而是相中了三儿子叔齐。叔齐觉得理应由大哥伯夷继位,不愿苟且服从父命,于是,便谦让着不肯继位。伯夷一口回绝了叔齐:“这是父王的安排,我不能当!”并觉得自己的存在有碍于弟弟执政,索性出国躲避。叔齐看到大哥这样礼让出走,愈觉自己不配继承王位,干脆弃位追随大哥出走了。兄弟俩彼此推让的结果是双双逃国,孤竹国只好另立王子们中的老二。由此可见,在以周代商改朝换代的大革命前夜,身为王子的夷齐兄弟已经沦为在野小人物了。

回到周国都城岐山(在今陕西)的姬昌,采取了和成汤如出一辙的革命准备方式,对内施行仁政,“笃仁、敬老、慈

少”修德行善，“礼下贤者”选贤任能；对纣王阳奉阴违，虚与委蛇，实行王道，暗地里组织联络各方势力，聚集力量准备造反。周国的力量渐渐强大了，开始向东部扩张发展，将都城东迁丰邑（今陕西户县附近）。在姬昌殚精竭虑的经营下，周国以“善养老”的美名扬天下，成为人们向往的礼义之邦。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与主持礼祭的太师、少师等也开始叛商投周了。然而，姬昌壮志未酬身先逝。其子姬发继承父志，在姜太公等的扶持下羽翼渐丰，在盟津召集诸侯聚会，作《太誓》诏告天下：“殷有重罪”，“今我维共行天之罚。”有八百诸侯拟响应周的号召准备反商。但经过侦察权衡，周的力量还不足以打败商纣王的军队，姬昌决定采取继续扩张，等待商朝继续糜烂衰败，伺机而动。

这时，离开孤竹国的夷齐出现在历史画面的中央。据记载，这对兄弟出国后曾为避纣之乱世，在北海边（郭沫若认为是在渤海边）度过一段隐逸生活，后来听说周国是礼义之邦，国君姬昌善养老人“似有道者”，便相携“试往观焉”。兄弟俩从北海边到华山之地，千里迢迢，跋山涉水，历尽艰辛，辗转经过了无数诸侯国，谁知刚进入周界就获悉姬昌死了。夷齐投奔周的消息已经传到姬发的耳朵里了。姬发认为此二人是社会贤达，便派其弟姬旦（周公）在岐阳拜见他们，希望二人能加入到伐纣灭商的统一战线阵营来，许诺：“加富二等，就官一列。”夷齐一听，惊诧相觑。他们连王位都放弃了，何羨高官厚禄！他们来周国，既非追求富贵，更非有政治野心，而是冲着“养老”来的。大概他们已届高龄了。高官厚禄以许，背后必售其奸。夷齐兄弟一下

子认清姬发招降纳叛、争取人心以谋造反的用心，教训道：“嘻，异哉！此非吾所谓道也！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，时祀尽敬而不祈禧；其于人也忠信，尽治而无求焉，乐与政为政，乐与治为治，不以人之坏自成也，不以人之卑自高也，不以遭时自利也。今周见殷之乱，而遽为政，好谋而行货，阻兵而保威，割牲而盟以为信，扬行以说众，杀伐以要利，是推乱以易暴也。”

谁听得进夷齐的唠叨！此时，姬发号称“周武王”，将尊其父为“周文王”的牌位立在前面，拜姜太公为元帅军师，率西部诸侯戎车三百乘、虎贲三千人、甲士四万五千人，如期而至开始大举东进讨伐商纣王。

旌旗猎猎遮天蔽日，鹰飞武扬剑拔弩张，千军万马恰似烽烟滚滚来天半，大战一触即发。面对战马嘶鸣的大军洪流，伯夷、叔齐蹒跚着逆流而上，迎面劈头拦住，扣住姬发的马缰叱咤：“你不安葬你老子的尸骨，却这样大兴干戈，能算是孝顺吗？你身为臣子犯上作乱，要弑杀国君，能算是忠仁吗？”颇有一番“当仁不让于师”中流砥柱、挽狂澜于既倒之慨。周武王的甲士看到有人擅撞军阵，顿时要对他们动刀枪，姜太公喝令：“这两个人是义士！放过他们。”于是，甲士们挟持着伯夷、叔齐，将他们架到路边围观人群的背后。鲁迅在《采薇》里是这样描写的“到得背后，甲士们便又恭敬的立正，放了手，用力在他们俩的脊梁上一推。两人只叫得一声‘啊呀’，跄跄踉踉的颠了周尺一丈远，这才扑通的倒在地面上。叔齐还好，用手支着，只印了一脸泥；伯夷究竟比较的有了年纪，脑袋又恰巧磕在石头上，便晕过去

了。”

不管夷齐是在一旁站着还是跌倒在地昏着,总之,伐纣大军滚滚东进。大约在公元前1057年春(武王伐纣年份有多说,相差百余年。今引据哈雷慧星运行规律,参以《淮南子》所载伐纣时天象推算),武王再次发表讨伐檄文(简称《牧誓》),商周大战于牧野(今河南淇县西南)。纣王发兵七十万以抵挡周的诸侯联军,但商军多是从东线战场上调来的俘虏兵,皆无战心,阵前竟然倒戈。周武王于甲子日经过一场血流漂杵、尸骨垒山的大战,击败商军。纣王败走,退回朝歌城穿上宝玉衣,登上鹿台自焚而死。周武王将纣王的头颅割下悬在旗杆上,杀了妲己,释放了被囚的箕子,为比干立墓。推翻了商朝的周朝定都镐京(今陕西长安西北),周武王一统天下成为天子,重新封国,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亲属和功臣,将殷降格为周天下的诸侯国,封纣的儿子武庚为诸侯。

天下易主了,听不进夷齐意见的周武王成功了。夷齐却不变初衷,信守自己的忠义观,认为周犯上作乱、弑杀君主的胜利是天下人的耻辱,遂不吃周朝统治下土地上产的粮食。据《庄子》云,伯夷说:“吾闻古之士,遭治世不避其任,遇乱世不为苟存。今天下暗,周德衰,其并乎周以涂吾身,不若避之以洁吾行。”于是,兄弟二人隐居首阳山。首阳山上生长着一种蕨薇的山野菜,这种蔓生的山野菜茎叶似小豆,其味如小豆藿,可作羹亦可生食。夷齐隐于首阳山就是靠采撷食用这种蕨薇维持生命,以示绝不承认周朝的合理合法性,后来连蕨薇也耻于食用了,最终饿死在山间。

《诗经·小雅》有一首反映西周时代戍边士兵艰苦生活的《采薇》诗,反复咏叹“采薇采薇”,从中我们能了解到这种野菜的生长周期——“薇亦作止”在春天长出来可以食用,“薇亦柔止”在夏天也还柔嫩,“薇亦刚止”等到了秋天就粗硬难以下咽了,到了冬季则只是枯草了。夷齐在首阳山生活大约不会超过半年,估计饿死于秋末冬初。

夷齐与其说是饿死的,不如说是绝食而死。他们耻食周粟上了首阳山,欲隐在山间不参与政治,过枕石漱流、以菜裹腹的生活,然而,政治还是找上了他们——有人专门上山来讽刺他们自欺欺人,挖苦哥俩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方式。据刘向《列士传》记载,是一个名叫王糜子的人,专门上山来为难哥俩,质问:“你们不吃我周朝的粮食,可你们又吃我周朝的草木,为什么?”而蜀汉谯周《古史考》记的是,夷齐采薇时遇到一个女人,此女人对哥俩说:“先生为讲求义节而不肯吃周朝的玉米谷子,可你们眼下吃的这些东西也是属于周朝的呀!”不管是男人冷嘲,还是女人热讽,总之,夷齐似乎也醒悟过来,明白了“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的含义,哥俩无言以对,很是伤感,决心连薇菜也不食了,于是,为了心中的“义”饿死在首阳山上。

夷齐的遗书只有一首《采薇歌》:

登上那首阳山啊,采撷蕨薇。

以暴力替代暴力啊,谁解其中的谬非。

神农虞夏禅让之风无踪无影啊,如何让它回归?

啊,孤独地走吧,命里注定只有无所作为!

“不废江河万古流”，历史的曲折发展所造成的损失，往往会从后来的巨大进步中得到补偿。正如商的创立者成汤铭刻的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（苟，诚也）就是要如沐浴其身以求自新，洗污涤染不断警示以求发展，周武王、周公借鉴殷商的教训，始受天命，新德惠民，不断创新和完善国家制度。从公元前16世纪西周开始，到后来的春秋、战国，周朝廷延续了八百多年，成为继夏商之后第三代奴隶制大国，也是中国奴隶社会兴盛发展逐渐进入封建社会的时代。

从周朝开始，人们对已故名人封谥号，即后世的人们认定一些人物对历史有特殊影响，盖棺定论给他们追赠称号进行评价。按《谥法》称，商纣王的“纣”即是“残义损善”，从此落下了骂名；周文王的“文”即是“经纬天地”、周武王的“武”即是“克定祸乱”，父子跻身于中国古代圣贤之列，同享尧、舜、禹、汤之盛誉。

二、小人物有大影响

武王伐纣，名垂青史，被誉为“至德”之人；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，被称作“尽美”之代。历史证明武王伐纣是正义的，有力地推进了历史的进步和发展。在那场造反有理、改天换地的大革命中，夷齐显然作出了政治表态和选择：逃避、阻挠和反对革命，至少是反对那种方式的革命，采取了誓死不与新政权合作的极端方式绝食而死。历史车轮滚滚

向前,夷齐的行为成了螳臂挡道不自量力的注解。夷齐兄弟原不该配享好的命运和称誉?否!历史的包容性有时令人匪夷所思,并常常与人开着玩笑:作为大时代的小人物,夷齐与他们所反对的革命人物并行不悖地跻身于古代圣贤之列。“夷”、“齐”二字即是他们获得的谥号,“夷”的含义是“克杀秉政”、“安心好静”,“齐”的含义是“执心克在”、“资辅共就”。夷齐兄弟何德何能在几千年历史中一直享有崇高美名?

“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天下者,无有。”(《战国策》)综上所述,夷齐的事迹主要有三:一是作为王子,他们面对继承国君之位互相礼让,置天下大器于不羡,双双逊国,自我放逐,甘愿过起自由的流民生活;二是大敌当前,战云密布,周武王誓欲挥戈退日改天换地,他们以在野孤身勇闯万军阵中扣马而谏,凛然质问人间忠义仁孝何在,反对以暴易暴血雨腥风的社会斗争;三是普天下人唯周武王马首是瞻,顺昌逆亡,他们绝不附炎趋势,耻于苟且偷生,宁可饿死首阳山,决不妥协放弃个人信仰,维护尊严保全气节。有此三桩,在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”(孟子)的中国儒家心目中,那可都是了不得的大事。

孔子是夷齐的最早鼓吹者,多次宣传评介夷齐,把他们当成古贤人。学生子贡问夷齐是什么人,孔子明确回答是“古之贤人也。”子贡又问“怨乎?”孔子说“求仁而得仁,又何怨?”夷齐“不念旧恶,怨是用希。”“齐景公有马千驷,死之日,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之下,民到于今称之。”孔子认为在乱世之中,“贤者避世,其次避地,其次

避色，其次避言”，夷齐与虞促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七人虽然都是“逸民”，即遗落于世而无官位的贤人，但他们的不同点在于柳下惠、少连“降志辱身矣。言中伦，行中虑，其斯而已矣”，虞仲、夷逸“隐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废中权”，而夷齐则是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”的精神代表。

在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孟子的眼里，夷齐成了“天下之大老”、“天下之父”，与孔子、辅佐成汤的伊尹、辅佐周武王的姜太公等相提并论“皆古圣人也”，开始上升到“百世之师”的地位。孟子认为伯夷与伊尹、孔子的相通共性是：“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诸侯，有天下；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为也。”同是圣人，“伯夷，圣之清者也；伊尹，圣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；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”——无所杂者清之极，无所异者和之极，以天下为责者任之极，皆是以一德而圣，孔子则是集大成者。通过不同圣贤的比较，孟子认识到“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。隘与不恭，君子不由也”的本身局限性，发掘并界定夷齐的个性特质是：“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恶声”、“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，治则进，乱则退”，“非其友不友。不立于恶人之朝，不与恶人言；立于恶人之朝，与恶人言，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。推恶恶之心，思与乡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将浼焉（浼音美，污染也）。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，不受也。不受也者，是亦不屑就已。”“圣人，百世之师也，伯夷、柳下惠是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”

孔孟是儒宗圣贤，由于他们毫不吝惜地将“贤人”“圣

人”冠在了夷齐头上,从此,夷齐兄弟“得夫子而名益彰”。千百年来中国历代文人对夷齐赞美有加,并且与时俱进地认识他们、诠释他们,在他们身上赋予更多思想光环,描摹出各自心中的夷齐。

睥睨万物者不轻伯夷之义。《庄子·秋水》里讲到河伯(黄河之神)自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大河,欣然自喜,等奔流到大海方知道什么是海阔天空,于是,愧疚地向海若(海洋之神)承认:“曾听到有人小看孔子的学问、轻视伯夷的节义,起初我不信有这样骄傲自大者。现在我终于看到您的广阔无涯,若不是到了您的门下,我原来自称‘没有谁能比河伯懂得更多’的骄傲自大会被有修养、明事理的方家耻笑的!”

屈原认为伯夷可树立为人的楷模。在被称作是中国文人的第一首咏物诗《橘颂》中,屈原赞美橘树是天地间最好的树,因为它不仅外形漂亮,“精色内白”“文章烂兮”,更有着非常珍贵的“行比伯夷”的内涵,“深固难徙,廓其无求”,“苏世独立,横而不流”,“独立不迁”,“秉德无私”,“更壹志兮”,这种坚贞不移的品格可“置以为像”、“可师长兮”。

《史记》“列传”共六十九卷,“伯夷”名列第一人,司马迁将伯夷不食周粟和孔子饿于陈蔡、孟子困于齐梁等量齐观,认为他们都有一种“法先王之道,行仁义之化”的执着精神。他在大段的议论中为夷齐这对善人贤者鸣不平并寄予慰藉之词:有人说: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”象夷齐这样的人,可以算是善人,然而他们积善行仁的结果是饿死了!在七十二个优秀学生里,孔子只称赞颜回刻苦好学、勤于钻

研,可天不假永年偏让颜回早逝了。老天到底是怎样照顾善人的?天下大盗柳下跖滥杀无辜、食人心肝、凶暴残忍、率领数千人纵横天下,竟能得以善终。这是遵行了何德而致此?这是一种鲜明的反差比较。到了近世,操行不轨、专干违禁者还能终身逸乐,世代富贵;而那些不仕暗君的贤臣,不饮盗泉的志士,隐居深山、窜迹海滨的君子,代时而言、行不由径、公正发愤的贤人,他们中遭遇灾祸的数不胜数。我对此甚感迷惑,老天到底有无是非善恶的报应?孔子说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,天道人道也不过是各从其志,所以,他又说:“富贵如可求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”。举世混浊,清士乃见,怎能重视那种“得”轻视这种“失”!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谊说:“贪夫徇财,烈士徇名,夸者死权,众庶凭生。”“同明相照,同类相求。”“云从龙,风从虎,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夷齐那样的贤良,是因为有孔夫子的赞扬而得到彰显;颜回那样的刻苦,也是因为追随了孔夫子而得到彰显。许多隐在山洞里的士人,有的一世清明、贤良也类同夷齐、颜回,但却不为外人所知,真是可悲呀!处于乡野村巷想靠磨砺品质立志修名的人,如果不附青云之士,怎么可能对后世产生影响?

韩愈撰写的《伯夷颂》,可谓是对夷齐全面的最高赞誉:士人的特立独行,只求符合道义,而不会去顾及旁人的是非议论。这都是因为杰出的士人坚守道义并相信它是真理所在。面对一家的否定,而毫不犹豫地去竭力实行,这种士人很少;面对一地一国的否定,而还是毫不犹豫地去竭力